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野迎春

明曉東

輕輕張開眼臉
她一聲不響地
看著坎楞下面的土地
泥土還未解凍
荒草們還在
癡癡地等待 崖畔上
寒冷的北風撕扯著
她們單薄的身子
她依舊站在
高處的山崖
等待最初的消息
淡黃色的笑臉
普通如一個鄉下姑娘
你不得不相信
她們最樸素的願望裡
飽含了對生活最深的熱愛
她們一生隱忍
始終在追尋春天
最先達到的訊息

愛得毫不張揚
就如我每天
走過的熟悉的小路
從未多看一眼
高處那些
已然綻放的小小花朵
但此刻我還是
想起了她們 那些
沉默不語
孤單而又獨立的身影
她們在我必經的路口 悄然綻放
就連蝴蝶們也不會那麼早光顧
她們依舊早早地打開內心的窗
用沉默對抗不肯褪去的寒冷
讓我沒有理由不相信 這人間
終將越來越溫暖 所有的美好
總會如期而降臨

把春天種進沙漠

郝東磊

撒哈拉的夜就像一幅潑墨畫, 不見半點人間煙火。這裡宛如世界的盡頭, 我們承接的沙漠變良田的鑽井挖水項目, 距離最近的沙漠小鎮兩百多公里, 我和同事在國內對手機都是寸步不離, 但到了這片被現代文明遺忘的角落, 發現信號全部消失, 手機成了每個人身上沉重的「板磚」, 只有頭頂流淌的星河, 見證著這群中國人在異國他鄉的孤獨堅守。

位於東二區的這片荒漠比北京時間晚六個小時, 當我們在轟鳴的鑽塔下吃午飯的時候, 國內的家人或許剛吃完晚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或者在檯燈下輔導著孩子的作業。現場資源有限, 每次隔上一個星期, 大家都會在忙碌之餘輪流坐上沙漠裡那輛用來值班的「親情專車」往沙漠邊緣走, 這裡的信號基站像綠洲一樣稀缺, 單程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才能找到一小塊信號區。

一到有信號的地方, 大家就下車爬到沙丘高處, 迫不及待地打開手裡的那塊「板磚」, 與萬里之外的家人視頻連線。屏幕裡是白髮父母的鬢角, 是妻子兒女的笑臉, 「我在這裡挺好的, 我們在撒哈拉沙漠裡打出了井水, 麥子長得可好了……」因為信號不穩定, 畫面和聲音也是時斷時續, 可哪怕是短短幾句囑咐, 再報上一聲平安, 也足以讓這群沙漠裡打井的硬漢紅了眼眶, 撫平大家一個星期的思念。

掛完電話, 幾個人重新上車駛入茫茫沙海時, 車內都是一片沉默, 他們不再有任何焦躁和擔心, 那份踏實感也足以克服工作中的所有的孤獨與困難。

我記得剛來這片沙漠時, 鑽頭下探至數百米深處, 地層就開始漏斗一般吞噬泥漿, 大家趕緊調整泥漿粘度, 還就地

取材, 加入沙漠裡特有的紅膠泥, 一個個土辦法不僅節省了開發成本, 還讓我們鑽井的速度跑贏了風沙。設備都是從國內運輸而來, 沙漠裡又沒有維修點, 零件壞了, 就用電焊補上再打磨一下繼續使用, 大家用一雙雙滿是油污的手將損壞的設備從死亡線上拉回, 保證所有設備在沙漠的極端工况下能夠正常運轉, 也讓中國技術在當地贏得了尊重。

我的同事最久的在撒哈拉沙漠裡堅守了整整十年, 打出的深井水源正化作一片綠洲, 在撒哈拉深處蔓延。每年四月, 是撒哈拉沙漠麥子成熟的季節, 每次看到起伏的麥浪, 我的自豪感都會油然而生, 我知道, 我們打出的每一口水井, 都在為沙漠邊緣的百姓播下希望。

有一次, 經常進出沙漠為我們運送純淨水和蔬菜、肉類的埃及老司機馬哈德, 指著項目基地外的那片剛澆灌出來的綠洲告訴我, 他在兩百多公里外的沙漠小鎮生活了大半輩子, 以前這條補給線的車輪下只有黃沙, 連生命力頑強的蜥蜴都很難見到。以前覺得這片沙漠永遠不會有變化, 可如今, 在當地政府和中國公司的幫助下, 竟然長出了莊稼, 把這裡變成了綠洲家園。

從最初對沙漠水源的試探, 到如今不斷增加的信任重托, 我們在撒哈拉已經完成了近千口超深水井, 這些井水讓大片沙漠變成了綠洲, 每年產出的小麥、土豆、甜菜等農產品, 能夠滿足當地三百萬人的口糧。

在這片遠離城市的荒漠之上, 手機雖然成了「板磚」, 工作也格外枯燥, 但我們為這份辛苦而深感自豪。因為我們知道, 當明天的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 陽光灑在綠油油的麥田上時, 答案就已經寫在了這片土地上: 在中國建設者的汗水澆灌下, 即便是荒涼的撒哈拉也能湧起金色的麥浪, 結出飽滿的果實。

不負春光油菜花

彭根成

春光明媚, 柳絲如煙, 鶯飛草長, 花事一場接著一場。桃花灼灼, 梨花淡淡, 杏花開過了枝頭, 櫻花也紛紛揚揚地落了一地。而在這繽紛的花海中, 油菜花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 爭先恐後地開放了。

沒有哪一場花事能像油菜花一樣, 來得那麼熱烈奔放, 來得那麼盛大浩蕩, 沸沸揚揚。那是對陽光, 對春天, 對生命最痛快淋漓的追逐和歌唱。它們緊緊地挨著, 擠著, 像是商量好了似的, 一齊仰起金燦燦的臉龐, 向著天空。遠遠望去, 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黃, 簡直要把人的眼睛都晃花了。風過處, 花浪翻滾, 一層追著一層, 一直湧到天邊去。這時候你才會明白, 什麼叫作「集體的力」。單薄的花, 因為團結在一起, 竟能造出這般驚心動魄的美。

南宋詩人楊萬里曾寫道: 「籬落疏疏一徑深, 樹頭新綠未成蔭。兒童疾走追黃

蝶, 飛入菜花無處尋。」這詩裡的光景, 想來千百年來都不曾變過。那黃蝶飛入菜花, 便尋不見了——不是蝶兒會隱身, 實在是那一片金黃太濃太密, 把一切都融了進去。這樣的花, 單看一朵, 實在是尋常得很。四片薄薄的小花瓣, 細細的紋路, 怯怯地圍成一圈, 中間幾根短短的花蕊, 樸樸素素的, 沒有牡丹的雍容, 也沒有蘭花的清雅。可若是千朵萬朵、千株萬株地聚在一起呢? 那便是另一番氣象了。

在湖南湘潭石鼓鎮的銅梁峰下, 我曾見過最壯闊的油菜花海。這座被稱作「湘潭西藏」的小鎮, 山清水秀得像個被遺忘的桃源。每年油菜花節, 漫山的金黃便淹沒了村落, 溪流與梯田。站在高處俯瞰, 村莊的白牆黛瓦成了花海裡的點綴, 蜿蜒的山路成了金色綢緞上的褶皺, 連偶爾掠過的飛鳥, 翅膀上都沾了幾縷金粉。運氣好的時候, 你還能聽見風中有辟里啪啦的聲響。起初我還疑惑, 後來才知道, 那是油菜花開的聲音。是的, 花開也是有聲音的。那聲音極輕, 極細, 像是遠山的迴響, 又像是春鶯啣桑葉時的沙沙聲。成

千上萬朵花一起開放, 那聲音便匯成了一片, 窸窸窣窣的, 彷彿整個田野都在輕輕地呼吸, 輕輕地歌唱。那是熱烈在枝頭燃燒的聲音, 像梵高的油畫, 潑開來, 潑成一片生命的交響。

油菜花是深諳自然之道的。它們知道, 繁華總有盡時, 芬芳總會隨風而逝。所以, 千千萬萬朵油菜花舉足了勁兒, 在田野裡肆意地開著。那舉向天空的黃色拳頭, 我想, 一定是握著一種信念的——那是對美的恆久膜拜, 對春天最深情的告白。那足金的花瓣, 像是地下伸出一雙雙深沉的眼睛, 深情地望著天空, 又與大地廝守在一起, 風裡雨裡, 書寫著一種無言的靜美。

那纖細的花蕊呢, 是無邪的胸懷裡迸發出來的一束束光芒; 那翠綠的葉片, 彷彿是種子從風中遙寄給天空、蜂蝶、鳥雀的一方潔淨手帕。

春光易逝, 而油菜花年年如期而至。它以最熱烈的姿態擁抱春天, 又以最豐碩的成果回報大地。這大概就是自然的法則: 不負春光者, 春光亦不負之。



方寸印石如何讓不同文明實現對話?

——專訪中國文聯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

中新社深圳3月29日電 「文明互鑒一帶一路」第三屆圖形印創新實驗作品展覽暨西泠印社廣東、香港、澳門社員作品展不久前在深圳美術館舉辦。圖形印創新實驗作品的策劃者、中國文聯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圍繞圖形印創新的靈感, 以及外國圖形與中國篆刻藝術如何碰撞融合, 從歷史遺產蛻變為具有全球語境的「活態文化符號」等發表見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 西泠印社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響最廣的民間藝術團體, 這一獨特藝術傳承現狀如何, 在海外有何影響?

陳振濂: 金石篆刻作為中國特有的傳統藝術形式, 承載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基因, 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及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核心價值首先體現為——甲骨、簡牘與金石等文明傳承的物質載體, 為華夏文明提供了有據可考的實物鏈。在學科脈絡上, 金石學與當代考古學緊密銜接, 並與印學形成天然學術鄰屬關係, 使篆刻家得以依託深厚的文明積澱進行創作, 形成獨特的歷史優勢。金石篆刻通過學術深耕與創新傳播, 正從歷史遺產蛻變為具有全球語境的「活態文化符號」, 在文明互鑒中持續釋放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力。

120餘年來, 西泠印社作為該領域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團體, 以學術立社, 致力於將古代物質載體轉化為當代文明表達方式, 推動篆刻從傳統小眾技藝向大眾傳播轉化, 實現文化遺產的創造性活化。在海外傳播領域, 西泠印社形成三大創新路徑: 設立海外「西

冷學堂」培育國際創作者與受眾; 策劃系列主題外展, 通過學術與藝術雙重敘事展現傳統文化活力; 拓展「圖形印」海外傳播, 以視覺符號突破文字壁壘, 成為文明互鑒新媒介。

中新社記者: 「文明互鑒一帶一路」圖形印創新實驗作品展已成功舉辦三屆, 作為總策劃, 最初是什麼靈感促使您發起這個項目? 在藝術表現上, 圖形印與傳統文字印相比有何突破?

陳振濂: 這個項目源於對篆刻藝術當代命運與國際傳播困境的深刻思考。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瑰寶, 篆刻核心載體為古文字, 走出國門後, 語言與文化差異成為傳播壁壘, 讓古老藝術「看得懂、走出去」, 成為我們探索的起點。

項目靈感源於兩方面: 一是回溯中華印學, 漢代蕭形印及畫像石、青銅紋樣等「中國式視覺語彙」, 印證了圖像超越文字的傳播力量; 二是立足「大印學」視野, 納入世界印章史研究, 確認視覺圖形可打通文化理解障礙。

「圖形印」的核心創新, 是在堅守篆刻刀法、章法等精髓的基礎上, 突破「以字為印」傳統, 以圖形、符號為主要表達內容。這些圖形經精心提煉: 一是萃取各國文化標誌、圖騰等核心元素, 如埃及金字塔、希臘帕特農神廟等, 進行抽象凝練; 二是融入中國金石美學, 用篆刻線條、構圖法則對其再創造, 堅守中華審美根基; 三是構建非文字的視覺對話系統, 實現中外文化的無聲共鳴。項目建立嚴格審核機制, 由專業人士審技藝、文化學者核符號, 相關人員把關導向, 兼顧守正與創新。

林培川家屬捐六蘭堂福利金

菲律賓六蘭堂宗親總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林培川宗長, 不幸於2026年3月15日凌晨四時壽終於 Philippines Heart Center, 享壽八十有一高齡, 噩耗傳來, 哀悼同深。

其家屬於守制期間, 不忘公益, 特捐獻本會福利基金菲幣貳萬元正,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表揚, 並致謝忱。

林培川家屬獻捐東山同鄉會

菲律賓晉江東山同鄉會訊: 本會永遠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培川鄉賢,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五日早四時逝世, 壽登八十有一高齡, 鄉賢生前慈善為懷, 熱心公益, 乃本會之砥柱, 能力出眾, 貢獻良多, 殊堪欽敬, 鶴駕西歸, 哀悼同深, 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其哲嗣孝, 秉承庭訓, 守制期間, 不忘公益, 獻捐本會文教基金, 菲幣貳拾萬,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 致以謝忱。

林培川家屬捐西河堂福利金

菲律賓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林培川宗長,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五日凌晨四時壽終於 Heart Center Philippines, 享壽八十有一高齡, 哲人其萎, 哀悼同深。

其家屬秉承先人遺志, 熱心公益, 於守制期間, 特捐獻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孝道仁風, 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林培川家屬捐西河堂華文教師聯誼會福利金

菲律賓西河林氏教師聯誼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林培川宗長,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五日凌晨四時壽終於 Heart Center Philippines, 享壽八十有一高齡, 哲人其萎, 哀悼同深。

其家屬秉承先人遺志, 熱心教育, 於守制期間, 特捐獻菲幣五千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孝道仁風, 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吳永忠丁母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 本支部吳指導員永忠大司令慈吳府蔡太夫人諡秀珍義老伯母, 亦即吳副主席世澤令祖慈,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遺體擇吉火化於聖國火化堂。四月二日

(星期四) 下午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本支部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以表哀思, 而盡蘭誼。

蘇徐麗寬逝世

菲律賓中國洪門協和就業社總社訊: 本總社蘇徐麗寬義姐(原籍閩市思明區)亦即僑商蘇國泰, 國彬, 顏顏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廿八日晚十一時廿五分壽終寢,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J座靈堂。擇訂四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 在巴示殯儀館火化堂茶毗, 安奉於普濟禪寺靈聖堂。本總社聞耗, 經派員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襄理飾終事宜。

施燎原丁憂

菲律賓晉江街口同鄉會訊: 本會顧問、家鄉南灣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施燎原令尊施榮福老先生,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與世長辭,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 高山仰止, 老成凋謝, 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南灣村和平北區99號(街口海防派出所後面)。擇訂公曆四月二日(農曆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大體入殮, 隨即送往晉江殯儀館火化, 四月十日(農曆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於南灣村長房十三王爺大埕舉行出殯儀式。本會聞耗, 經已函電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致奠花圈輓幛, 也將隨時關注並跟進各項祭禮儀式, 以表緬懷軫念, 而盡鄉情誼! 為荷

劉鴻玲女士逝世

菲華劉林同鄉會訊: 本會鄉僑劉鴻玲女士(草埔後), 亦即故僑商劉江水令長媛, 不幸於公元二〇二六年三月卅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壽終內寢, 享年六十五齡, 寶婺星沉, 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〇七靈堂, 擇定四月四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並協其飾終事宜, 勉其節哀順變。

吳永忠丁母憂

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 本總會吳常務理事永忠鄉賢令慈吳府蔡太夫人諡秀珍,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壽終內寢, 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遺體擇吉火化於聖國火化堂。四月二日(星期四)下午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訃告

蘇徐麗寬

(廈門市思明區)

逝世於三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J座靈堂
出殯於四月二日上午九時

吳凌秀華

逝世於三月廿七日
現停柩於聖彼特殯儀館101號靈堂
擇訂四月二日上午九時出殯

葉建輝

逝世於三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204靈堂
出殯於四月二日

高火焰

逝世於三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日期另訂